

# 负责任的商业和管理研究愿景

□ 徐淑英<sup>①</sup>

**摘要：**2018年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40周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国商业和管理研究也取得了同样的成就吗？本文对全球和中国商业与管理研究发展进程进行了简要回顾，解释了为何如今全世界范围内，包括中国的商学院研究，正在经历科学严谨性与实践相关性危机。因此，我们倡导一项运动——转向负责任的研究。负责任的研究强调未来研究需要在严谨性与相关性两方面有大幅提升，其七项原则引导科研工作者创造可靠且有用的知识。负责任的研究能够通过提供可靠且有用的知识促进商业实践，解决当今社会面临的重大挑战和问题，进而为提升社会福祉做出贡献。

**关键词：**负责任的研究；商业和管理研究；可靠知识；有用知识；中国

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相对于同时期的西方企业，中国企业经历了有中国特色的发展历程，并取得了卓越成就。同时，学者们正在致力于研究中国企业，讲述中国企业的故事，创造新知识。

虽然中国管理学者发表了许多国际国内顶级期刊的论文，但其中有多少是对实践有指导作用的知识？这一点我们没有充分的信心。面对企业发展和时代变迁的召唤，管理学者如何体现其责任感与使命感？几年前，一群有着引领意识的管理学者，探讨形成了一份“负责任研究”的建议书。本文就谈谈“负责任”的中国管理研究意味着什么。同时，希望我们可以“站在未来看现在”，从责任出发，共同思考中国企业管理研究的愿景。

---

<sup>①</sup> 徐淑英 (E-mail: atsui@nd.edu), 圣母大学门多萨商学院,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本文根据徐淑英教授在2018年6月30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主办的“2018(首届)中国管理模式全球论坛”上的发言“负责任的商业和管理研究愿景：对中国管理研究的启示”改编。宋继文帮助把演讲幻灯片翻译成中文，杨晓梅根据演讲录音进行了文字整理，贾良定根据演讲幻灯片和《负责任的管理研究：哲学与实践》一书的相关内容，对录音整理的文字进行了校对和补充。

本文讨论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探讨全球商学院的研究现状；其次解释负责任的管理研究的理念，其是什么，怎么开始的，我们希望能够达到什么目标；最后展望中国管理知识发展的愿景。

## 一、全球商学院的研究现状： 实践相关性和科学严谨性 都越来越退步

每个商学院都有它的使命。许多大学中的商学院的使命都包括两个基本部分，各商学院的使命之间也只是大同小异。第一是研究，做严格的研究，发展与商业和组织有关的知识。第二是教学，用高质量研究获得的知识来培养现在与未来的管理者，改进商业实践，促进社会进步。

研究是为了创造知识，促进商业与组织的发展；教学是为社会培养人才。研究是教育的基础，研究提供教学的材料，研究可以探讨实际的管理模式，研究也可以提出新的模式给企业去试验。

商学院自 19 世纪末出现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其发展历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开始，到 20 世纪 50 年代结束。这半个多世纪，商学院的研究主要是案例和实验研究，是在工厂里做研究。现在我们熟知的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法约尔的《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梅奥的《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巴纳德的《经理人员的职能》和《组织与管理》等，都是在工厂或企业里做研究或探索完成的。那时候商学

院并不被其他大学学科认可，认为商学院只是一个培训机构，不是一个科学的学科。商学院科学严谨性弱，但其研究和实践有很强的相关性。其研究的就是企业，探讨的就是在企业里面做的事情，研究的结果跟企业有直接关系。第一个阶段的商学院研究的科学严谨性比较弱，实践相关性比较强。

第二个阶段从 1959 年开始，标志是当年出版了由福特基金会资助的“商业高等教育报告”，即著名的“Gordon-Howell 报告”（Gordon & Howell, 1959），这是一件大事。该报告基于对当时全美商学院的调查指出，那时商学院未能教给学生严谨的理论和分析方法，商学院的师资在创造可推广的严谨研究上能力不足。这份报告提议商学院的研究需要更科学。商学院引入行为科学，并大量招聘具有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数学和统计学博士学位的新教师。许多商业和管理学学术期刊都在这一时期创立，如 1954 年创刊的 *Management Science*，1956 年创刊的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和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1958 年创刊的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等。商学院研究的科学严谨性越来越进步，也有很强的实践连带性。大量的理论和管理模式都在这随后的 30 年里产生，这 30 年可以说是管理研究的“黄金时代”。今天教科书里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在这个时期积累的，包括我们熟知的一些理论和对企业的理解，如《管理学中的伟大思想：经典理论的开发历程》（Smith & Hitt, 2005）一书中所记录的 24 个理论。

第三个阶段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商学院的研究开始有点转型

了,科学好像越来越严谨,但其实是假严谨,因为研究结果的可信度在退步。同时,研究的问题与实践的距离越来越大。这是一种象牙塔科学,它的实用性很低。时任美国管理学会(Academy of Management)主席的 Donald Hambrick 在 1993 年的管理学年会上发表主席致辞——“管理学会真的重要吗?”(What if the Academy actually mattered?)。他把该问题郑重地提出来,呼吁学会应该在研究中更多地关注我们所处的象牙塔之外的世界(Hambrick, 1994)。在 Hambrick 主席的这次演讲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学术研究和社会实践之间的脱节问题,此后多位管理学会主席也不断呼吁在未来的研究中弥补这一脱节(Tsui, 2013)。在象牙塔里做研究,产生的结果是,商学院的研究注重理论创新,注重方法严谨,在严谨的过程中,注重统计,注重新锐,却不注重重复的研究。结果就是很多研究在这个时期没有进行过重复研究,我们所知道的只是一个研究,不知道这个研究能不能重复。从这个角度看,研究的科学严谨性实际上也退步了。

上面所谈的大部分是美国的趋势。欧洲和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商学院也有这样的趋势。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商学教育在中国快速发展。到今天中国有两三百所商学院,中国学者努力地学习西方的研究,参加到象牙塔的研究中。

根据对历史的回顾,今天全球商学院的研究生态有这么几个特征,或称之为一种根深蒂固和互相交互的规则:

(1) 学者的薪酬职称主要取决于学术发表,而非创造帮助企业成长或造福社会的知识。学

者们的聘任、薪酬、晋升方面都取决于他们的学术发表,而到底他们有没有创造帮助企业成长或者造福企业的知识,这个倒不是最重要的。

(2) 学院的声誉或认证指标取决于发表数量,而非研究的内容。学院的声誉、排名、认证指标取决于在一系列的期刊上发表了多少篇文章,而到底这个学院对研究的哪方面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做出了什么贡献,这个也是次要的。

(3) 期刊看重理论性和新颖性,而非可重复的发现和有意义的问题。学术期刊的文章要求理论创新,只发表显著的结果,不重视重复研究、知识累积或研究问题对实践的用处。由于发表困难,描述性的现象研究大家都不去做了。最后的结果是,商学院所研究的有意义的问题越来越少,研究的科学严谨性越来越低。

这有两个核心问题。第一个是研究结果可靠性的问题。研究方法看起来很严谨,但其实,可靠性很低。期刊只发表显著的结果,支持假设的结果,不发表不支持原来假设的结果。这种趋向的后果是,错误的理论永远不会被推翻。在这背后,研究方法有许多操作问题,威胁研究诚信。2010 年, Bedeian 等(2010)撰写了一篇题为《管理科学的信誉泡沫:严重过失和各种不端行为》的论文,文章报道了对来自 100 多所具有博士学位授予资格的美商商学院的 380 多名管理学者的调查研究。他们被要求自己所了解的其他人发生过的 11 种不同类型的学术不端行为,包括数据捏造、数据造假、剽窃、不恰当地接受或分配作者贡献、在两个或更多的出版物上发表相同的数据或结果。这些不端行为的频率范围从 27% (伪造结果) 到 92% (基于已知的结果编造假设——Hypothesiz-

ing After Results are Known, HARKing) 不等。还有一种常见的做法 (78%) 是只选择支持假设的数据, 而丢弃不支持假设的数据。这些行为也是造成“不足信的”科学的原因。

第二个是研究结果实用性的问题。研究题目与内容脱离商业和社会实际情况, 评价研究成果是对文献的贡献而非对实践或社会进步的贡献。著名期刊《科学》上的一篇文章 (Mervis, 2016) 报道了美国参议院听证会关于为什么会让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拨巨款用于研究“啦啦队”的吸引力。有人可能会质疑为什么商学院的教授正在研究丹麦的色情业、歌剧公司或者在赢得奥斯卡奖之后离婚率如何变化。这样的研究将如何使所有社会的公民受益? 当然, 我们重视学术自由。科学家们应该避开政治或宗教的影响, 在科学活动中拥有独立性。但是, 自由带来责任。鉴于贫穷、不平等、可持续性、全球冲突、战争、自然灾害等问题, 社会难道不该要求科学家们研究解决这些迫在眉睫的, 并可能对人类造成严重后果的问题吗? 帮助商业活动为“善”, 并通过成为一支有力推动力量, 来创造具有潜在用途的可靠的知识, 以改善人类状况, 是商业和管理中负责任科学的意义。

中国管理研究的发展也成为只强调发表而忽视其有用性的受害者, 遵循各学科习惯的方式, 研究老生常谈的问题, 而避免那些真正需要多学科协作来解答的复杂问题。作为研究界的新来者, 中国学者通过阅读和模仿在主流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来学习。对在国际期刊上发表的渴望影响了研究者们的选题、理论和方法的选择。而是否解决中国工商界和管理界, 以及

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却被忽略了。结果导致经过近三十年的中国管理研究, 我们却难以创造出新的中国管理理论 (Barney & Zhang, 2009; Jia et al., 2012)。在对国际六大主流期刊上发表的 259 篇研究文献分析的基础上, 贾良定等 (2012) 发现源于中国情境的概念仅仅只有三个 (市场转型、网络资本主义、关系), 有少数研究提到了儒家思想。许多原因导致了学者对于中国情境下潜在的独特管理体制缺乏新发现。激励机制、学习、社会科学独特的挑战和情境化研究技巧的缺乏都起了一定的阻碍作用。然而, 这些并不是不可克服的困难。我们可以改变激励机制, 我们可以改善学习, 也可以培养技能。中国管理学者通过对科学哲学、研究方法和科学目标的准确理解和更好的训练, 可以成为社会所期望的最好的社会科学家。中国学者有大量的机会在社会、文化、历史、经济和政治条件独特的背景下为商业管理急需的知识做出贡献。

## 二、转向负责任的研究：创造有用且可靠的知识

上面所讨论的问题是国际性的。对这些问题, 国际上也有很多学者非常关切, 我是其中一位。三年前, 一批来自全球的 28 位学者, 对这现状很不满意, 成立了“商业和管理负责任的研究社群”。我们聚合力量, 讨论这些问题, 探索解决的方法。这 28 位学者中有 24 位是学术领袖, 其中 4 位是认证机构的领导。这里面有 2 位是中国商学院的院长, 分别来自复旦和浙大。我们观察到商学院的研究停留在关注 20

世纪的问题，教科书的内容非常落后，需要现代化，需要研究 21 世纪的问题和创造 21 世纪需要的知识。我们挑战商学院的学者在研究上的责任。

我们提倡一个转变——从“象牙塔研究”转变到“负责任的研究”。我们写了一个立场宣言，题目是《对商业和管理负责任的研究的一个愿景：创造有用且可靠的知识》。<sup>①</sup> 什么叫“负责任的研究”呢？就是从事生产可信且可靠知识的科学工作，这些知识能直接或间接用于解决商业组织和社会中的重要问题。负责任研究的宗旨是生产能帮助我们的学生、商业或组织应对 21 世纪重大挑战的知识。

21 世纪有很多重大的挑战。这些挑战大家都熟悉，如技术与人工智能，机器人在有些行业可以代替人工 70% 的工作；又如互联网与电子商务、全球化与新兴经济。全球化有很多机会，但也是一个挑战；新兴经济也是。例如，如何把新兴经济的企业、商业做得更完整、更健康？

还有一些问题和挑战是 20 世纪发展留下来的“遗产”，工业发展积累下来形成了今天的环境污染与全球变暖、经济和社会不公平问题。比如，穷人的基本生活条件虽然比过去好一点，但是他们的生活水平跟富人相比差距越来越大。中国从多年前每个人一样的薪水，到今天国民收入的平均差距已经是全球最大的国家之一。恐怖主义和政治不稳定也和全球经济不公平、贫富不平等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这些挑战对

我们来说，不能坐视不管，让它们演变成危机。我们有责任把当今社会面临的各种问题和挑战变成一个机会，商学院有责任积极去研究企业与组织怎样去应对这些大挑战，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

“负责任的研究”的“责任”有两个方面：第一，对科学的责任。研究的最终目的是解析世界问题，累积知识。研究发现应当可靠且可重复，把这些可靠和可重复的知识累积下来，会增强预测的准确性，使用方可以放心使用这些知识。发表文章是知识传递和交流的一个工具，不是研究的最终目的。第二，对社会的责任。科学独立是神圣的，但是这个特权必须伴随着一种责任：产生与给予我们科学研究投入巨大资源的社会所相关的和有用的知识。我们做研究不是自娱自乐，对社会要有责任感。社会提供资源、人才，应当将研究资源投入到重要的、实际的问题中，创造知识来帮助企业健康发展，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我们要做肩负这两种责任的研究。

我们的立场宣言里面提到负责任的研究到底应当怎么做。立场宣言里提出了引导负责任研究的七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服务社会。第二到第四个原则是促进发展可靠性的知识。第五到第七个原则是促进发展有用性的知识。

原则 1——服务社会：商业和管理研究旨在发展对当地到全球范围内的企业和社会都有益的知识，终极目标在于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

<sup>①</sup> 商业和管理负责任的研究社群（cRRBM, Community for Responsible Research in Business and Management）由一群来自全球的、致力于提升负责任的科学管理学者组成。该立场宣言的作者是该组织的创立成员，名单列于附录中，通讯作者邮箱为：atsui@nd.edu。英文版原文刊登在 <https://www.rrbm.network/position-paper/>。

界。“服务社会”这个理念没放在心里的话做研究就是有问题了。做研究为谁？对这个问题要有一个准确的答案，我们做研究就是要服务社会。

原则2——同等重视基础贡献和应用贡献：商学院院长、期刊编辑、资助者、认证机构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对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贡献都能得到尊重和认可。现在大部分人重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觉得好像是第二个层次的，这个态度是不对的。

原则3——重视多元化和多学科协作：商学院院长、资深领导、期刊编辑、资助者和认证机构都重视研究主题、方法、研究方式、调查类型和跨学科合作上的多样性，以体现商业和社会问题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因为商业和社会的问题是多元性的、复杂性的，不能单纯用一个学科的眼光去做研究，因此必须注重多元化与多学科协作。

原则4——方法扎实：商业和管理研究践行可靠的科学方法和过程，无论是定性研究还是定量研究，理论研究领域还是实证研究领域，扎实的方法非常重要，方法透明，不能作假。

原则5——利益相关者参与：商业和管理研究重视在科学研究过程中不同阶段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参与，他们可以在不影响研究独立性和自主性的同时发挥关键性的作用。研究成果的应用者可以在研究过程的某个阶段参与。如果研究跟企业有关系，对企业有帮助，企业就愿意提供有质量保证的数据。鼓励和企业共同做研究，不提倡甚至反对把企业只作为研究者发表文章的数据采集点。

原则6——影响利益相关者：商学院和管理学院、资助者和认证机构承认和奖励那些对不

同利益相关者产生影响力的研究，特别是那些能够改善企业和世界的研究。研究结果要对实践有帮助。对实践有帮助的研究，我们要欣赏它，认可它。

原则7——广泛传播：商学院和管理学院重视各种形式的知识传播，以共同促进基础知识和实践的发展。有关研究成果和知识的传播，利用互联网平台，促进传播的宽度、深度和速度。现在评审过程比较长，要等一两年才能发表出来。这个周期太长了，世界变化这么快，应该把研究成果尽快用互联网平台分享给大家，分享给知识应用者。

为了推广负责任的研究，我们需要做什么，谁能做什么？一个人、一个学院和一个期刊的力量肯定是不够的，要对整个管理学研究的生态系统进行改造。主要有两类推动者。

内部推动者主要是四个群体：①期刊编辑和评审专家；②学术协会的领导者；③学者和博士生；④大学领导、院长、系主任、资深学者。在宣言中，对每一群体提供了几个可能的行动。比如，学术期刊的编辑和评审专家不要只发表显著的研究结果，同时要发表不显著或负的结果；要推翻不能验证的理论；学术协会的领导者要致力于更高的为社会和人类服务的目标的专业承诺；学者和博士生要遵守负责任科学的原则；学校领导要重新设计聘请和升级的标准。

外部的推动者主要包括：①商学院联盟、认证和排名机构。要把研究成果对社会的正面影响力纳入评价标准里。②资助机构和政府。扩展资助的审核标准，把研究方案对社会的影响写入申请表格，作为评审条件之一。③企业、

社会组织、校友、学生、社会等。他们在分享数据、提供反馈、提供支持和帮助、共享资源等方面进行协作。

非常高兴的是，有很多机构已经开始在这方面做一些工作了。在这里，我报告一些典范。有几本主流期刊已经在推动可靠的知识发展方面，推出并执行新政策了。其中四本期刊是领先的：*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Bettis et al., 2016)；*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Lewin et al., 2016)；*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Meyer et al., 2017)；*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Chen, 2018)。新政策强调“方法透明 (transparency)、数据提交 (data accessibility) 和复制研究 (replication)”。这是DART强调的。新政策还通过新的统计方法和标准来提高知识的可靠性和累积性，如不能仅仅表示显著程度的星号，要报告实际的P值。最有趣也最具创新的做法是，两阶段的评审程序：作者在研究还没有结果之前，就可以投稿；如果研究问题重要、理论强、方法严谨，那么编辑可以给一个“预录用”；作者可以放心地去做研究，如果操作过程没有什么大问题，不管什么结果，这篇文章都会被发表。这是预防基于结果来编造假设（即前文所提的HARKing）。这些政策不仅能够增强研究结果的可靠性，而且有机会推翻现有的理论。如果我们只发表理论得到支持的研究，那么已有的理论不大可能会被推翻，对科学探讨来说，这是一个错误的做法。

这些期刊的主要目的是增强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可信性。在有用性方面，有一些学校已经做了尝试。例如，密歇根大学罗斯商学院

2017年底设立了一个新的副院长职位，专门关注研究与企业、教学三方的密切关系，关注“商业+影响力”。商学院教授的工作内容也增加了一个实践的角色，参与实践操作。商学院与大学的其他18个学院合作，联合做一些大项目和专题研究，解决全球和本地的重要社会问题，例如贫困、工作岗位创造、社会创业等。

荷兰的鹿特丹管理学院同样是先行者。2017年，学院拟定了新使命：“成为推动世界积极变革的一股力量。”学院采用联合国17个可持续性发展目标 (U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作为教学与研究的指导框架，注重探索兼具“做得好”和“做好事”的商业模式。鹿特丹管理学院的院长说，学院的利益相关者包括教师、员工、学生、校友和企业，对新使命感到激动，他们喜欢这样的改变，乐于接受新挑战。

美国圣母大学门多萨商学院设立了“院长使命研究奖”。每年学院五个系每系提名一篇主题是关注公共福利的已发表论文。该奖颁授给这五篇论文。

在亚洲也有两个先锋学院，用研究经费分配的方法，引导研究主题。在经费分配方面，2017年，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成立了“思想领导力平台”，用500万元支持25项针对社会大问题的研究项目，涉及7个战略领域：产业升级和创新、数据和技术、新金融和发展金融、经济改革和民族发展等。同时，资助7个博士后岗位和相关专职人员。

新加坡管理大学设立了“院长影响力经费”，鼓励老师针对东南亚地区的重要的和需要的问题去做研究。针对东南亚的情境做定制化

研究，例如针对贫困家庭的普惠式金融课题。还倡导学者、社会组织、政府间的跨界合作，以及在教学和其他实践中注重培养影响力导向的思维模式。

政府资助机构方面也有行动。在英国，大学的资金都是政府分配的，每五年评审一次，每一年再分配一次新的资金，主要考核研究和教学结果。英国政府研究卓越框架（UK Research Excellence Framework）考察每个学科对社会有无产生影响，研究对社会影响的权重是20%。英国斯丹报告（UK Stern Report）建议扩展对学术研究影响力的定义，并将其权重提高到35%。美国国家科学基金委（U.S. NSF）也要求在研究计划中明确说明，该研究对社会的影响，以及该影响如何超越研究结果本身。

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IACMR,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Management Research）也在这方面努力做工作。三年前，“商业和管理负责任的研究社群”活动刚刚开始的时候，我感觉到中国的管理研究从1999年开始，注重方法，却不注重科学。所以，2015年我在北大、复旦和上海交大开了一门“管理研究哲学”的博士生新课，关注科学的责任。2016年起，我们每年还开设教师培训班。每期培训班四天半时间，指导教师怎么去教这门课，怎么在教学内容中关注科学责任。在三年内，我们培训了150位学生和35位教员。目前在中国已经有6家学院开这门课了。我们教授这门课的目的是，让同学们通过学习，最终明白自己为什么做研究：不是为了发表文章，而是为了对社会有用。

2017年，学会成立了“负责任管理研究奖”，有10篇文章得了这个奖。2018年6月，IACMR双年会在武汉召开，会议设立了负责任管理研究的“专家主题报告”和“专业工作坊”。2019年IACMR研究方法培训班也将增加“负责任的管理研究”这方面内容。2018年8月，我们出版了一本新书，《负责任的管理研究：哲学与实践》。

美国管理学会是世界上很有影响力的一个学会。2017年夏天，学会主席Anita McGahan做了题为“学术的自由：从亚特兰大所学到的”的主席演讲。做研究应该有学术自由，但今天很多研究者没有学术自由，因为研究者们被发表数量所要求，所束缚。研究者没有自由去说，我做一个大项目可能要五年，因为那样的话可能会被学校辞退，或者得不到学校的支持。假如从科学的立场来说，学校应该支持，但是学者没有勇气去做，因为制度让他们没有这个勇气。

在科学发展的历史上，一些很大的成就都是年轻科学家在他们研究生涯的头二十年中取得的。在管理领域的黄金时代（前文所提的），有几十个非常有影响力的管理理论，大部分是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诞生的。这些学者总结他们的思想成果，发表他们的想法，多数是博士论文。现在我们可以说，在这最近的二十多年没有什么大思想、大理论产生，根本原因就是现在的学术制度把年轻人做研究的自由拿走了。这是一件非常可悲的事情。

美国管理学会2016~2017年度主席Anita McGahan，也知道我们这个项目。2017年就做了与这个问题相关的一个演讲。在演讲中，她

讨论学术的自由，讨论“街上的问题”。什么叫街上的问题？就是社会的问题，就是21世纪的挑战。街上的问题其实就是管理学者的问题，不是文献的问题。Anita McGahan 主席说道：“……我坚持认为，街上的问题其实就是管理学者的问题。世界上很多人，都落后于那些由20世纪在商学院出现的原则与想法来管理的组织……摆在我们面前的机会，是在21世纪之初，抓住我们身边的问题及其带来的启示，用我们跨学科的视角，把握主动权，行动起来，参与到实践中。那么，将来，当我们回首过往，就能满意地发现，我们真的改善了身边人的生活。”

听了她这个讲话，我非常感动。学会的很多领导，包括美国管理学会、欧洲管理学会，他们都希望我们改变。当然，我们知道一个人改变不了整个学术领域，一个学校改变不了，一个期刊改变不了，需要很多人、很多学院、很多期刊，以及很多其他组织一起去改变。

### 三、愿景 2030：树立中国管理研究的更高追求

这个负责任研究行动的愿景，就是希望大家一起来进行这个改变。我们应该真正了解企业，去企业中研究它到底面临什么困难，然后抽出它们的逻辑，提出一个核心理论，再去验证这个理论，重复地去验证这个理论，不对的把它推翻，对的就留下来继续去验证。这样才是一个科学的方法。

在这里，我大胆地提出，中国管理研究愿景 2030：

(1) 中国的商学院因其对社会福祉所做的贡献而广受赞赏；

(2) 学术与企业共同创造可靠且有用的知识，开展广泛合作；

(3) 研究开放的、造福于社会进步的商业模式，减少贫富差距，帮助地球持续发展；

(4) 中国管理研究制度与成果成为全球领先。

管理研究的同仁们，以上愿景能成为中国管理研究社群的共同抱负吗？

我深深地相信，我们共同合作，携手一起走，中国的商学院、中国的企业一定会世界领先。我们已经走上了一条非常好的道路，企业家们做了很多贡献，我们做学者的一定要跟他们一起走，不要落在他们后头。现在我们关起门来搞研究，这是不行的。

这会成为我们的共同抱负吗？我希望你们说，会的，会的。我们应该为中国管理研究树立更高的标准，只为发表文章而发表没意思，我们要有更高的要求、更高的追求。应该引导我们的研究向正确的、负责任的方向努力。现在这些道理我们都知道了，但不合理的制度把我们绑住了。

我们的研究是为了谁，为了什么？目标一定要明确。研究者们要进行合作，一个人做不了，28个人做不了，5个学院做不了，希望大家一起做。不需要一下就做完，我们一步一步地走，今天一个学院参与，明天又多一个学院参与，大家结成联盟去做一件事情。比如博士生培训，博士项目的课程需要改革，今天我们的博士课程是不能培训出好的科学家的，需要改革。希望大家合作，把博士课程进行改革，

真正培养出一批管理科学家。

同时，希望大家上网去读这篇立场宣言 (<https://www.rrbm.network/position-paper/>)，有中文版，也请大家参加和支持这个项目 (RRBM.network)。已经有上千人在上面支持了，如果我们有一万人、十万人在上面支持，我们力量就大了。

要大力鼓励学院创新。我们可以学习创新，我们也创新自己的方法，创造负责任研究的实践，这样的话，就可以创造与分享成功的故事。

愿大家共同努力，祝福我们成功！

(接受编辑：李海洋)

收稿日期：2018年8月2日

接受日期：2018年10月31日)

## 附录

28位商业和管理负责任的研究社群创立成员 (按姓名的字母顺序排列)：

1. Rashad Abdel-Khalik (accounting), University of Illinois, Urbana-Champaign, U. S. A. ;

2. Franklin Allen (finance), Imperial College, U. K. ;

3. Mats Alvesson (management), Lund University, Sweden;

4. Mary Jo Bitner (marketing),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U. S. A. ;

5. Ingmar Bjorkman (dean, management), Aalto University, Finland;

6. Hongbin Cai (dean, applied economics),

Hong Kong University, China;

7. Gerald F. Davis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Michigan, U. S. A. ;

8. Thomas Dyllick (sustainability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St. Gallen, Switzerland;

9. Gerald George (dean, entrepreneurship), 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 Singapore;

10. William Glick (management), Rice University, U. S. A. ;

11. \* Jonas Haertle (head), United Nations Global Compact PRME;

12. Ulrich Hommel (finance), EBS business school, Germany;

13. \* Dan LeClair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AACSB, U. S. A. ;

14. Xiongwen Lu (dean, marketing), Fudan University, China;

15. Peter McKiernan (strategy), University of Strathclyde, Scotland;

16. Katrin Muff (sustainability management), Business School Lausanne, Switzerland;

17. Serguei Netessine (operations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U. S. A. ;

18. Maureen O'Hara (finance), Cornell University, U. S. A. ;

19. \* Claire Preisser (associate director), Aspen Institute Business & Society Program, U. S. A. ;

20. David Reibstein (marketing),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U. S. A. ;

21. Ira Solomon (dean, accounting), Tulane University, U. S. A. ;

22. Chris Tang (operations management), U-

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U. S. A. ;

23. Howard Thomas ( strategy ), 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 Singapore ;

24. \*\* Anne S. Tsui ( management ),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U. S. A. ;

25. \* Matthew Wood ( director of operations ), EFMD, Belgium ;

26. Xiaobo Wu ( entrepreneurship ), Zhejiang University, China ;

27. Bernard Yeung ( dean, strategy ),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Singapore ;

28. Sri Zaheer ( dean, entrepreneurship ),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U. S. A.

\* Institutional supporters

\*\* 通讯作者 ( atsui@ nd. edu )

联名签署者:

代表了 21 个国家的 75 个机构的 85 位资深学者和领导, 多个商学研究领域 ( 包括 30 位商学院、大学和企业领导 ), 在 2017 年 4 月至 9 月的咨询期内, 为此立场文章提供了宝贵的建议, 让我们得以极大改进了文章。完整的名单 ( 包括其所在单位 ) 列在委员会的官方网站 ( RRB. network ) 的 “支持者” ( Supporters/Co-signers ) 页面上。

### 参考文献

[1] 徐淑英、李绪红、贾良定、梁建、仲为国、井润田、希瑟·道格拉斯:《负责任的管理研究: 哲学与实践》,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

[2] Barney, J. B., & Zhang, S. 2009. The future of Chinese management research: A theory of Chinese manage-

ment versus a Chinese theory of management.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5 ( 1 ), 15-28.

[3] Bedeian, A. G., Taylor, S. G., & Miller, A. N. 2010. Management science on the credibility bubble: Cardinal sins and various misdemeanors. *Academy of Management Learning & Education*, 9 ( 4 ), 715-725.

[4] Bettis, R. A., Ethiraj, S., Gambardella, A., Helfat, C., & Mitchell, W. 2016. Creating repeatable cumulative knowledge in strategic management: A call for a broad and deep conversation among authors, referees, and editor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37 ( 2 ), 257-261.

[5] Chen, G. 2018. Supporting and enhancing scientific rigor.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103 ( 4 ), 359-361.

[6] Gordon, R. A., & Howell, J. E. 1959. *Higher education for busines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7] Hambrick, D. C. 1994. What if the academy actually mattered?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 ( 1 ), 11-16.

[8] Jia, L., You, S., & Du, Y. 2012. Chinese context and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to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search: A three-decade review.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8 ( 1 ), 173-209.

[9] Lewin, A. Y., Chiu, C. Y., Fey, C. F., Levine, S. S., McDermott, G., Murmann, J. P., & Tsang, E. 2016. The critique of empirical social science: New policies at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12 ( 4 ), 649-658.

[10] McGahan, A. M. 2018. 2017 Presidential address—freedom in scholarship: Lessons from Atlanta.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43 ( 2 ), 173-178.

[11] Mervis, J. 2016. Analysis: Senator's attack on “cheerleading” study obscures government's role in training scientists. Science, May, 13, 2016. Available at: <http://>

www. sciencemag. org/news/2016/05/analysis-senator-s-attack-cheerleading-study-obscures-government-s-role-training.

[12] Meyer, K. E., van Witteloostuijn, A., & Beugelsdijk, S. 2017. What's in a p? Reassessing best practices for conducting and reporting hypothesis-testing researc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48 (5), 1-17.

[13] Smith, K. G., & Hitt, M. A. (Eds.). 2005. *Great minds in management: The process of theory develop-*

*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n Demand.

[14] Stern, L. N. 2016. Stern's review of the research excellence framework. Retrieved from [https://www.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541338/ind-16-9-ref-stern-review.pdf](https://www.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541338/ind-16-9-ref-stern-review.pdf).

[15] Tsui, A. S. 2013. 2012 Presidential address—On compassion in scholarship: Why should we car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38 (2), 167-180.